

溥仪与我

李淑贤 口述
王庆祥 整理

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
研究会编



溥仪与我

羅強祖題



延边教育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徐文渊

封面设计：延元甲

封面题字：罗继祖

溥仪与我

李淑贤 口述 王庆祥 整理

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延边教育出版社出版

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延边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6印张 6插页 96千字

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2次印刷

书号：11092·4 印数：100,001—350,100册

定价：0.65元



上：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日，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爱新觉罗·溥仪和他的妻子李淑贤。

右：爱新觉罗·溥仪和李淑贤的结婚证。（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一日）。





一九二二年的爱新觉罗·溥仪(左)。



上左：一九三〇年的
爱新觉罗·溥仪。

上右：在苏联伯力收容所的爱新觉
罗·溥仪（一九四六年）。

下：改造期间的爱
新觉罗·溥仪
（一九五六年）。





上：爱新觉罗·溥仪获赦后，和叔父爱新觉罗·载涛在一起（一九六一年）。



下：末代皇后婉容（右）。



上左：文绣。

上右：谭玉龄。

下：李玉琴。





上：爱新觉罗·溥仪和李淑贤新婚第二天，摄于天安门前金水桥。



下：爱新觉罗·溥仪夫妇在庭院中乘凉（一九六三年九月于东观音寺家中）。



上：夫妻之间的喜悦（一九六四年五月）。

下：爱新觉罗·溥仪夫妇（右）和爱新觉罗·溥杰夫妇（左）一起观看影集。



上：爱新觉罗·溥仪夫妇(左)和杜聿明夫妇(右)于杭州六合塔前(一九六四年三月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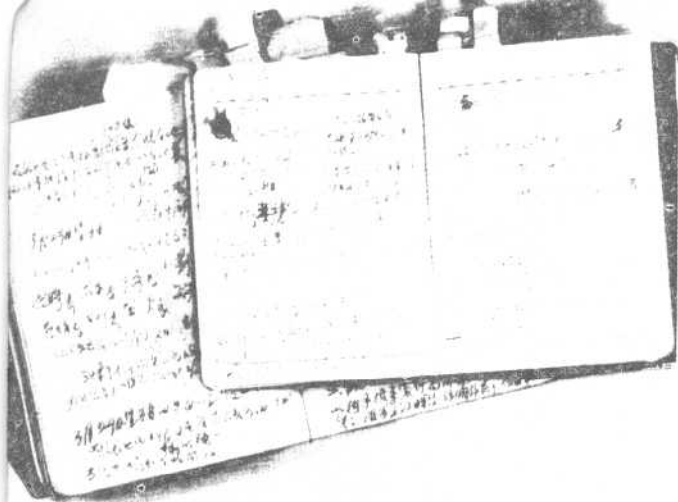
下：爱新觉罗·溥仪(左一)和杜聿明(右一)及夫人曹秀清(左二)拜访李宗仁(右二)、郭德洁(右三)夫妇。



左：病中的爱新
觉罗·溥仪
（一九六七
年初）。



在爱新觉罗·溥仪的追悼会上，全国政协
副主席王首道同志向李淑贤致以亲切慰问。



上：爱新觉罗·溥仪的部分日记。

下：李淑贤口述《溥仪与我》的情形（右为王庆祥）。

目 录

前 言	1
一、选择爱人的新标准	6
二、从友谊到爱情	16
三、建立了幸福家庭	34
四、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关心我们	49
五、夫妻之间	56
六、在公民选举的日子里	67
七、美好的生活	72
八、从头学起	87
九、会见国际友人	94
十、北京览胜	103
十一、漫游祖国	116
十二、交往之间	143
十三、当李宗仁先生万里来归的时候	161
十四、在浩劫中相依为命	165
十五、从生病到去世	176

前 言

提起爱新觉罗·溥仪，大家都知道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皇帝。

公元一九〇六年农历正月十四日，溥仪出生于北京醇王府。一九〇八年农历十月二十日，慈禧太后决定立溥仪为嗣皇帝，承继同治，兼祧光绪。于是，溥仪在同年十一月初九日登极为清朝第十代皇帝，年号宣统。一九一二年，隆裕太后接受中华民国给予清室的优待条件，颁布《退位诏书》。从此，溥仪开始了在紫禁城里的“小朝廷”生活。一九一七年农历五月十三日，前清两江总督兼江苏巡抚张勋起兵拥戴溥仪复辟，他又第二次“登极”当了皇帝。只十二天，这次复辟就破产了，溥仪一边哭着一边颁布了新的《退位诏书》。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，溥仪被迫接受冯玉祥将军的《修正清室优待条件》，移出紫禁城，迁入“北府”，旋即逃往日本公使馆，又移居天津日租界。并在那里度过了七年寓公生活。一九三一年，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北后，制造出一个伪“满洲国”，并把年仅二十六岁的溥仪弄去当了傀儡。一九三二年，溥仪

在长春出任伪执政，定年号为大同。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，溥仪第三次“登极”，即皇帝位，改元康德。这以后的十几年是他一生中最屈辱的傀儡皇帝的日子。一九四五年日寇垮台后，溥仪在逃亡通化的路上，第三次颁布《退位诏书》。接着，就被苏军逮捕，在赤塔和伯力当了五年俘虏。一九五〇年七月间，溥仪被遣送回国，经过十年教育改造，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蒙政府特赦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。

中国历史的重要特点之一，就是它曾经有过漫长的封建社会，而不断的改朝换代又产生了许多末代皇帝。所有的末代皇帝不是被杀就是自尽，都没有好下场。唯有溥仪例外，他以公民的身分幸福地度过了晚年的美好时光。

溥仪所著《我的前半生》一书问世后，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。世界上各种肤色的人们了解了溥仪的前半生，更想知道他的后半生。因此，溥仪生前就有很多人劝他再写一部有关晚年生活的书，但溥仪有他自己的想法，他常对别人说，也曾对我说：“我的后半生不能用笔写了，而要用实际行动写。它的内容很简单，就是为人民而贡献自己的力量。”

很不幸，我的爱人特赦后只活了八年，就被肾癌夺去了生命。从时间看，比五十多年的前半生短了许

多倍，而从生命的意义看，又胜过前半生不知多少倍。从这个角度，溥仪的后半生还是值得记述传世的。

虽然溥仪不想自己动笔写这部《后半生》，但是，他有一个良好的习惯：特好记录。发生了一件什么事，和谁谈了什么话，往往都要写进笔记本中去。只见他每天晚上都写，字迹潦草难辨，大概是为了节省时间吧，反正他记得很多。特别是到外地参观，别人晚上都去遛一遛，他却埋头伏案地记呀记。几年时间里，他记下了二十八本日记和更多的笔记。现在看来，这些珍贵的记录正是溥仪后半生的真实写照。

溥仪与我共同生活了五年半时间，如果从相识那一天算起，就将近六整年了。因此，又有许多朋友寄希望于我，他们说我是溥仪晚年生活中“亲密无间的伴侣”，对溥仪的思想、感情和生活有“别人不能相比的了解”，希望我以切身感受写一部关于溥仪与我共同生活的回忆录。当然，对这件事我责无旁贷，但是，由于种种原因，迟迟未能动笔。

大约是一九七九年八、九月间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庆祥同志来京访问我。他鼓励我一定要写好回忆录，他说，这将对历史和民族应该作出的力所能及的贡献。他还帮助我挖掘回忆线索，拟定回忆提纲。我们商定的原则是：想出一件事就写出